

信奉基督的儒生陸徵祥

沙百里

（編者按：為了向讀者，特別是年青的讀者們，介紹陸徵祥院長這位並不太為人熟知的教會前輩，本刊特邀巴黎外方傳教會士沙百里神父執筆撰文；但沙神父公事纏身，改為建議採用他在《中國基督徒史》中有關陸徵祥院長的介紹。本刊特此致謝。

該書由沙神父以法文寫成，資料豐富，彌足珍貴。中文版由耿昇、鄭德弟合譯，由古偉瀛、潘玉玲聯合增訂。本刊特向各位致萬二分謝意。）

一九四九年於布魯日聖安德肋修道院去世的前一年，陸徵祥在《回憶與浮想》一書中留下了自己心靈歷程的回憶。

一八七一年，他生於上海一個家道中落之家。擔任倫敦傳教會新教講授教理者的父親，使他對聖經和其他有益讀物發生了興趣，他在上海外語學校主要學習法語，後來又赴北京同文館繼續研習這一語言。

一八九二年十二月，他被派往彼得堡任中國公使團翻譯，在那裡待了十四年，先後效力於三位

公使。第一位公使許景澄成了他思想上的導師，這位外交家熱切希望在忠於古訓前提下復興中國。與許多只想從西方吸取科學技術的時代人相反，許景澄致力於獲得西方人精神力量的秘訣，天主教會尤其引起他的注意。

這一時期陸徵祥從他身上學到許多，使他有朝一日進入本篤會修院。許景澄對他說：

歐洲的力量不在於它的軍械，也不在於科學，而在於宗教。你在外交生涯中將有機會觀察基督宗教，它有許多宗派和修會，選一個最古老最接近其起源的宗派去參加，研究其理論，奉行其戒律，遵守其管理，密切注視其各項措施。以後，在你任期結束後，你或許有機會作進一步考慮。你要在最古老的宗派裡選擇最古老的修會，並盡可能去參加，成為其弟子並觀察其內部世界裡的秘密，一旦你獲得了基督宗教的勇氣和力量，你就把它們帶走並將其獻給中國。

一八九九年，陸徵祥在聖彼德堡遇到了培德女士 (Berthe Boyv)，培德的父親及祖父皆是比利時軍官。他們在聖卡特琳納天主教堂當著道明會神父拉格朗日之前結為伉儷。也是這同一位神父，他在一九一二年帶領陸徵祥為天主教會的一員。

在此期間，他擔任中國代表在海牙待了四年。在新的共和制度下，他以改革外交部為己任，同時又游離於國內政治鬥爭之外。他感到大失所望：國家元首袁世凱讓他負責答覆日本的「二十一條」最後通牒。

這一註定失敗的談判使他招致了國人的白眼。為在巴黎和會上免遭同樣的侮辱，他竭力拒簽對華不利的條款。然而面對外交上的節節敗退他已無力挽回，最後他失望地離開了外交部，投入救助饑民的工作。

一九二二年，他為恢復病妻的健康而前往瑞士，不過妻子患的卻是不治之症，陸徵祥於是把剩餘的時間留給妻子。

他們赴羅馬朝聖並受到教宗庇護十一世的接見。一九二六年他妻子去世後，他想要實現一項醞釀已久的計畫：他想起了聖彼德堡時期第一位上司的建議，於是決定進入布魯日聖安德肋本篤會修道院當一名修士。

看到他隱居於離祖國如此遙遠的地方，他的中國友人先是感到震驚，隨之又明白，他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以一己的精神力量為中國貢獻。

他的著作確實給中國帶來了豁然開朗的喜訊：儒家的孝德在天主耶穌基督身上完全實現了，他與天父間聯著至愛的紐帶。在世間的混亂騷動中，陸徵祥潛心思考他朋友吳經熊翻譯的《若望福音》，從而發現了「人性的相遇」。他寫道：

無疑，遠東地區中國人的道是與希臘人的邏各斯相通的……『太初有道，與天主偕，道即天主』。耶穌基督是清楚地呈現於人面前的道，他來向我們展示天主的世界，同時袒露自己的人性，他對天父懷著何等的孝心呵！

陸徵祥在天主教的禮儀中找到歡樂，這種禮儀是集中在聖子對於聖母的一種貢獻，而且是以本篤會禮儀的美來進行，在那裡天人關係得到滿全，他並且在儒家祭天禮儀中發現已初露端倪的天人奧秘。

□